

蛾

術

編

蛾術編卷四十五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迨鶴壽參校
沈懋德校刊

說地九

荊州沱潛

荊州沱潛既道鄭注爾雅釋水云水自江出爲沱漢出
爲潛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
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
聞案鄭引釋水而云枝江非沱夏水是沱者漢志南郡
枝江縣江沱出西東入江水經江水過夷道縣北

今宜都縣

西有夷道故城又東過枝江縣南鄴注云江水東逕上明城北

在今松滋縣界江汜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

地理志云江沱出西東入江是也枝江故城在今縣東北六十里有百里

洲與江陵分轄水經又云又南過江陵縣南注云縣江有洲曰

枚回洲江水自此兩分而爲南北江據地志水經皆以

枝江爲沱而鄭不取乃以夏水當之者寰宇記云江自

枝江縣百里洲首派別南爲外江北爲內江考南江自

枝江縣南又東逕公安縣西又東南爲涿水歷澧州東

北合澧水經華容縣南入赤沙湖又東南逕安鄉縣西

東南入洞庭與北江會所謂外江也北江自枝江縣北

又東逕松滋縣北又東逕江陵縣南又東逕公安縣北
又東逕石首縣北又東逕監利縣南夏水出焉北江又
東至巴陵縣西北會洞庭所謂內江也北江爲大江經
流而夏水出焉自爲一派以入于漢與爾雅釋水合故
以夏水爲沱若枝江則特因江中有一百里大洲岐江
而爲二謂之分江則可謂之自江出則不可故鄭云其
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也地理志言江沱出枝江西恐
未然若鄭所稱夏水者漢志云華容有夏水首受江東
入沔水經云夏水出江津于江陵縣東南東過華容縣
南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鄜注云江津豫章口東

有中夏口

在今荆州府治

是夏水之首江之沱也然則地志水

經注雖有二說而夏水之義不可易矣今攷華容夏水自江陵縣東南首受北江東北流逕監利縣沔陽州與潛江縣分界又東北至京山縣東南注于漢此正沱水也要之鄭所以謂枝江不得爲沱者以江于此分南北南江分江而仍入于江故也胡先生反以南江爲大江經流北江出南江而爲沱夏水出于沱而不得名爲沱與鄭說正相反但思江流終古不變者也今以枝江以東至荊州府治江陵縣又東至岳州府治巴陵縣之大江謂非經流而反爲分派小支可乎胡先生又以夷水

亦爲沱案漢志南郡巫縣夷水東至夷道入江水經夷
水出巴郡魚復縣江東南過很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
北東入于江湖先生以此水出江入江故亦以爲沱今
四川夔州府巫山縣湖北施南府治恩施縣及建始縣
皆漢巫縣地施南府舊施州府魚復故城在今夔州府
奉節縣夷道故地已見上文漢志不云夷水首受江而
章懷注西南夷傳云夷水源出施州都亭山元和郡縣
志云施州清江一名夷水昔廩君所浮也則此水出漢
巫縣之山源明矣漢志巴郡魚復縣竝不云有夷水則
水經出江之說未可信矣且水經雖言出江亦竝未嘗

稱爲沱也

鶴壽案詩召南稱江有沱此卽荊州之沱也一名夏水說文云沱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

東南入江或曰入夏水則夏水嘗受漢漢地理志云南郡華容縣夏水首受江東入沱行五百里水經夏水注云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沱也屈原所謂過夏首而西浮則夏水又受江水經云夏水東至江夏雲杜縣入沱注云當其決入之所謂之堵口漢華容縣在今湖北荊州府城東南中夏口卽今荊州府附郭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之夏水口漢雲杜縣在今安陸府天門縣西北堵口當在今漢陽府沔陽州境內夏水于荊州府城東南從大江分出故應劭十三州記云江別入沱爲夏水源鄴道元謂夏之爲名始于分江冬竭夏流故物厥稱今沔陽州南有長夏水自監利縣南東流逕州南四十里東北入漢又東至漢陽府入江或曰夏口或口沱口劉澄之永初山川記云夏水是江流沱非沱入江今案夏水既爲江之分流則是沱入江不當謂江入沱矣

潛水鄭云未聞闕疑也案今漢水自安陸府鍾祥縣北

三十里分流爲蘆泚河

一名白泚河其尾名襄河

經潛江縣東南至

沔陽州入于漢相傳卽古潛水也魏黃初二年王孫權于吳策命曰遠遣行人浮于潛漢兼納織締南方之貢此亦當從今鍾祥潛江沔陽一路而行是此水名潛自三國已然寰宇記云潛江縣本漢竟陵江陵二縣地唐大中十一年置徵科巡院于白泚宋乾德三年升爲潛江縣是也潛水性與泚同伏流涌出隱顯不常北水善決者河南水善決者漢自襄陽以下沔陽以上上去發源處既遠下去入江處亦遙衆流委輸泛濫常有潛水或爲所奪在漢世不著至三國及唐宋始顯此亦足備

一解鶴壽案胡氏禹貢雖指云潛水在今安陸府鍾祥

氏地理今釋云潛水在今潛江縣東由蘆洲河分流遠
城東南一支通順河入沔陽州境今淤一支南流至拖
船埠入漢水伏流謂之潛荆州之潛雖不如龍門石穴
之奇亦必漢水伏流從平地涌出故謂之潛今漢水之
分流者名蘆洲河當吳取伏流之義以此爲古潛水庶
幾得之蓋禹時本自伏流涌出復入于漢及後世通渠
漢川雲夢之間刻開通上源以資舟楫之利禹迹遂不
可知先生之說同此今案大中爲唐宣宗年號其時已
置白泚院則白泚河之名由來已久乾德爲宋太祖
年號其時又置潛江縣蓋以白泚河卽古之潛水故以
名其縣耳今潛水自潛江縣東南流至沔陽州與夏水合

雲夢

雲土夢作又胡先生雖指引夢谿筆談云石經倒土夢
字唐太宗得古本尚書乃雲土夢作又詔改從古本攷

沈括筆談舊尚書禹貢云雲夢土作又太宗皇帝時得

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又詔改禹貢從古本其又如此

據商濬稗海本嘉定馬元調專刻本同而太字上空一字無唐字則太宗

乃宋太宗若係唐太宗不應空格稱皇帝其發首亦未

言石經今唐開成石經現在榻本作雲土夢甚明則知

太宗實唐太宗夢溪誤以爲宋太宗故胡先生據石經

改之也繹偽孔傳實作雲夢土非是唐所得古本必馬

鄭本宜從之左傳定四年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

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郢郢在江南楚子

自郢濟江而北入雲中遂奔郢郢今德安府治安陸縣

是則雲在江北明矣昭三年鄭伯如楚王以田于江南之夢則夢在江南明矣雲地勢最下方始土見夢則地勢差高非特土見人有耕治之者矣雲夢本二地故分言之至周禮荊州藪澤曰雲夢爾雅十藪楚有雲夢此因二處皆爲藪澤故合言之非以雲夢爲一也司馬貞云雲夢本二澤人以其相近或合稱雲夢李吉甫云雲夢二澤本自別而禹貢及爾雅皆曰雲夢者蓋雙舉二澤而言之孔傳以爲一澤專在江南非也疏旣依孔作一澤專在江南又欲從詔改之文復云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

蓋史文兼上下也尤爲曲說當從左傳分作兩地爲是
以今輿地言之江北之荊門京山沔陽監利安陸漢陽
黃岡麻城蘄州古雲所在江南之枝江石首巴陵古夢
所在蔡傳云雲夢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
地也不知所舉者漢之地理邪宋之地理邪如以爲漢
則當云漢南郡之華容枝江江夏之安陸如以爲宋則
宋江夏縣乃漢沙羨縣地爲荊州東境向來言雲夢者
于江北則東直至今蘄州皆有之于江南則但至巴邱
而止不聞東境直至沙羨亦有雲夢也

鶴壽案先生據開成石經以駁

夢漢筆談謂改雲夢土爲雲土夢係唐太宗非宋太宗而不知開成石經乃誤本也

昆公武石經攷異序云蜀

石經尚書十三卷偽蜀周德貞書以監本校之禹貢雲
土夢作又倒土夢字然則宋以前雲夢土之本盛行偽
蜀且以勒石唐石經既作雲土夢矣而蜀石經不從此
蜀之勝于唐也沈括筆談云舊尚書雲夢土作又太宗
皇帝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又詔改從古本沈所
稱舊尚書者蜀石經之類也所稱太宗皇帝者宋太宗
也所稱古本尚書者唐石經之類也唐石經通儒所不
窺是以蜀石經及宋太宗以前本皆作雲夢土自宋太
宗詔之後無復作雲夢土者矣唐貞觀十六年孔穎達
作尚書正義至開成開始從說本刊石正義云經之土
宇在二字之閒蓋史文兼上下也此十六字後人因宋
太宗改本而增之若使正義果有斯語何以雲夢土之
本盛行至蜀相母昭裔猶以勒石哉又元和郡縣志云
左傳邠子之女棄于夢中無雲字楚子濟江入雲中
復無夢字以此推之則雲夢二澤本自別矣而禹貢所
爾雅皆曰雲夢者蓋雙舉二澤言之據此則李吉甫所
見禹貢尚作雲夢土不作雲土夢也今案古文尚書作
雲夢土今文尚書作雲土夢當以古文爲正史記夏本
紀班氏地理志所引用者今文尚書而皆作雲夢土者
後人依古文尚書改之耳其加土于作又之上非謂雲

僅見土夢已可耕也蓋大陸大壘雲夢震澤俱在十藪之內澤藪者兼水土言之徐州大壘既耕揚州震澤底定北皆以水言水治而土治在其中矣冀州大陸既作荆州雲夢土作又此皆以土言土治而水治在其中矣大陸不言土者文有詳略也雲夢澤在今湖北荆州府監利縣南石首縣東北東至武昌府通城縣二百餘里司馬相如曰楚有七澤一曰雲夢漢志云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南本是一澤監利在江北石首在江南故杜預謂跨江南北也楚策云楚王游于雲夢結駟千乘旌旂蔽天自春秋以來爲遊觀之所至漢而益廣其處故于南郡編縣江夏郡西陵縣俱設雲夢官編縣在今達安縣東北西陵在今黃州府城西杜預謂安陸縣東南有雲夢城水經河水注云雲杜縣東北有雲夢城夏水注又云夏水東逕監利縣南縣西南自州陵東界迄于雲杜沱陽爲雲夢之藪安陸卽今德安府治雲杜在今安陸府天門縣西北州陵在今武昌府城西南沱陽當江夏沱水之陽蓋今江南自枝江縣而東爲松滋公安石首江北自荊州府而東爲監利沱陽漢水西南爲潛江東北爲鍾祥京山天門雲夢孝感感羣水豬馬皆曰古雲夢也後漢法雄傳云遷南郡太守郡有雲夢藪幾千

隨地係以雲
夢之名矣

楚都有五滕文公之楚過宋係順道

孟子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閻百詩釋地續云孟子游宋當在慎觀王三年癸卯後宋稱王故也是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泗上十二諸侯者宋魯滕薛邾莒等淮泗上國也滕南與楚鄰苟有事于楚一舉足則已入其境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過宋都乎過宋都者以孟子在焉往也如是反也如是不憚假道于宋之勞其賢可知陸麟士謂非迂道來見此不通地理之說也愚謂自滕之楚雖一舉足卽入楚境但此

時世子方欲赴楚都若從滕境入楚境而楚地廣大造其國都塗徑迂回不如過宋之直捷則世子豈肯舍近就遠故必須攷得此時楚都在何處方可置論愚攷楚都有五一始封四後徙史記楚世家云周成王封熊繹于楚居丹陽文王熊賁始都郢昭王十年吳王闔閭伐楚楚大敗十二年吳復伐楚楚恐去郢北徙都都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白起遂拔郢燒夷陵楚襄王東北保于陳城考烈王二十二年楚東徙都壽春五都始末具此漢地理志丹楊郡丹楊縣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

楚文王自丹楊徙此案丹楊羣書或作陽晉地理志謂地多赤楊故名則字從木此名始見史漢蓋由漢武帝

改鄣郡爲丹楊郡并徙郡治于丹楊縣其地在今太平

寧國二府交界處

楚漢間有鄣郡文穎以爲卽丹陽郡地蓋武帝未改名之前鄣郡本治故

鄣縣

故章昭曰鄣郡今故鄣縣也後郡徙丹楊轉以爲

縣故以爲故鄣也此卽今廣德州春秋以來名桐汭當

鄣郡治此之時不知何名武帝改郡名治亦徙其後至

孫權改秣陵爲建業丹楊郡治徙此六朝都此以丹楊

尹比京兆尹今江寧

府上元江寧二縣也晉陶回傳蘇峻之亂回請早出兵

守江口峻將至回復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

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亮不從峻果

由小丹楊經秣陵此小丹陽卽太平府當塗南境地名

漢武帝因此改郡名爲丹楊郡此卽熊繹所封蓋僻在東南文王徙郢則有爭衡上國意莊子天運篇陸德明

釋文郢楚都在江陵北江陵縣今湖北荊州府治也徐廣

以丹陽爲枝江若然則與江陵擊柝相聞何必多此一徙定公六年左傳楚昭王遭

吳難出亾及吳師歸反于郢令尹子西于是乎遷郢于

郢以定楚國服虔但云郢楚邑見吳世家注杜預并無

注陸德明亦但云郢音若攷說文邑部郢字注故楚都

在南郡江陵北十里而郢字則無之唐石經此條漫滅

然永懷堂汲古閣諸刻甚明郢字恐說文遺漏漢地理

志南郡有若縣楚昭王自郢徙此師古曰春秋傳作郢

音同百詩于論語楚狂接輿一條內因楚都郢而引括地志云楚昭王故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二里括地志久亡此所引不知何出襄州今襄陽府也元和郡縣志山南道襄州樂鄉縣本春秋郢國之城在今縣北三十七里楚都故城是也在漢爲郢縣地晉安帝于此置樂鄉屬武寧郡大業三年改屬竟陵郡皇朝改屬襄州太平寰宇記山南東道荆門軍開寶五年割襄州故樂鄉縣合爲一縣來屬本軍樂鄉者卽春秋郢國之地晉置樂鄉縣今襄陽無此縣故人不的知何處大約在襄陽東境而宋都則爲今歸德府商邱縣滕文公自滕

西南行三百餘里過宋以至都所經由者或今南陽府境或今陳州府境大約不過四五百里路爲便近又得謁見高賢一事兩便若自滕南行卽入楚界涉泗踰淮且將泛江以達于都路極荒遠不便甚矣百詩精于攷據楚之徙都豈不知之一時失于檢點輕發此論顧麟

士誠村學究空疏不通地理合遭百詩譏評而此條卻

未可盡非

漢志又言楚遷都後仍還郢世家無此言漢志或別有據就令楚仍都郢滕文公此行須

仍由宋都而往陳爲今陳州府治淮寧縣左傳哀十七年楚滅

陳後乃徙都之壽春爲今鳳陽府壽州自郢遷都者畏

吳之強自南而北自都遷陳及壽春者畏秦之逼自西

而東也楚南境之廣直至南海乃當如此窮蹙之際只
有此徙終不肯南遷渡江王蠻中當時謀國者不可謂
無人傳國久遠幾與周等附論于此

鶴壽案楚都不止于五熊繹封丹陽

史記正義引輿地志云秣歸縣東有丹陽城熊繹始封也在今湖北宜昌府歸州東南七里水經江水注云秣歸縣丹陽城據山跨阜南枕大江險峭壁立熊繹所都地理志以爲吳之丹陽吳楚悠隔鑿婁荆山無容遠在吳境穎容春秋條例謂丹陽在枝江括地志謂丹陽在巴東皆非熊繹封雒山墨子非攻篇云楚熊繹始封雒山之閒熊繹者爲熊之子也其受封當在武王時雒山卽沮山在今襄陽府南漳縣西南六十里熊繹遷枝江通典云熊繹初都丹陽後移枝江卽今荆州府枝江縣文王遷鄆是謂紀鄆今荆州府江陵縣北十里紀南城是也漢志謂武王遷鄆非是昭王遷都謂鄆鄆今襄陽府宜城縣西南八十五里昭王城是也服虔左傳注云鄆楚別都在今宜城縣南十里都與鄆相近故稱鄆鄆以別于紀鄆頃襄王保于陳城謂之鄆陳卽今河南

府准寧縣考烈王遷鉅陽史記六國年表云楚考烈王
十年徙于鉅陽後漢虞延傳注云潁州汝陰縣西北約
陽故城卽鉅陽也在今安徽潁州府阜陽縣西北四十
里考烈王又遷壽春在今鳳陽府壽州西一里通計前
後凡有八都墨子通典先生或未及查檢若史記六國
年表不應遺卻至先生謂楚熊繹始封在今安徽太平
寧國二府交界處此說謬甚漢志云丹陽郡丹陽縣楚
之先熊繹所封此乃班氏誤證其地在今太平府附郭
當塗縣東南至寧國府南陵縣界一百六十里竝不在
二府交界處縣東南七十里有丹湖周三百餘里水北
曰陽邨郡在丹湖之西北故武帝更名丹陽古字陽楊
揚皆通用丹陽之陽作揚猶揚州之揚古皆作楊先生
謂取義于小丹楊非也先生又謂徐廣以丹陽爲枝江
則與江陵擊柝相聞何必多此一遷此說又謬古人遷
都必有取義無論枝江與江陵東西相去百八十里卽
近在數十里內亦有遷居之者文王遷鄧之故今特無
從攷見耳先生誤文王爲昭王并誤會畏秦爲畏吳以
爲丹陽實在今太平寧國二府之閒吳人相迫乃遷遙
遷至荊州府以西如此則可以翻去丹陽在歸州之說
矣但楚文王時吳甚微弱若使丹陽果在吳境文王方

好雄長其間何故不遠千餘里直遷至江陵乎若滕文
公自滕過宋都至楚都亦有千餘里滕爲今山東兗州
府滕縣宋爲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楚在今湖北襄陽
府宜城縣西南從綠縣西南行逕濟寧州曹州府東南
境至高邱縣又從商邱縣西南行逕陳州府許州
南陽府至宜城縣西南止四百五十里而已哉

九江

荊州九江孔殷鄭云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尋陽縣南
皆東合爲大江釋文云九江潯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
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
七曰廩江八曰堤江九曰筍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
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
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筍江八曰沙堤江九曰廩江參

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州案鄭引地志云云者楚考烈王自陳徙都壽春秦滅楚以其都置九江郡高帝更爲淮南國尋陽縣屬焉文帝析爲廬江郡尋陽改屬廬江武帝又復淮南國爲九江郡尋陽屬廬江如故其地在江北今黃州府蘄州東潯水城一名蘭池城是故云九江在南東晉成帝咸和中溫嶠始移于江南則九江在縣北矣今九江府德化縣西十五里是非漢尋陽也及趙宋九江遺迹代遠湮沒于是會取勦說以九江爲洞庭朱子蔡沈胡氏從之會取云沅漸元辰敘酉湘資澧水皆合洞庭中

東入于江是爲九江

沅水出牂柯且蘭縣東北注洞庭
漸水一名澹水出武陵索縣東入

沅辰水出武陵辰陽縣東入沅敘水出武陵義陵縣西
北入沅酉水出武陵充縣東南入沅湘水出零陵始安

縣陽朔山在今桂陵府興安縣東北流逕長沙下雋縣
西又北至巴邱山入江資水出零陵都梁縣東北入沅

澧水出武陵充縣東北注洞庭導江云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今之巴

陵巴陵之上卽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水經九

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楚地記云巴陵瀟湘之淵在九

江之間是也會說九水蓋因水經云江水東至長沙下

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注云凡此諸水皆

注于洞庭之陂然據此條不足九數乃益以漸元辰敘

酉湘無論雜湊杜撰且所謂元者本無此水漢志武陵

無陽縣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或有作溱海者因無
轉爲无无轉爲元其謬顯然酈注明云是乃湘水非江
川也湘爲澧沅資等之經流今欲成九數強之使與齊
列更屬非是朱子去元澧而易以瀟蒸澧乃水經所有
因與導江文江先至澧而後過九江不合故爲刪去不
知導江之至澧史漢皆作醴鄭云陵名非水名也元水
不知爲無水之誤因其字可疑亦并遭刪至于瀟者酈
云水清深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
檣蒲是納瀟湘之名矣然則瀟湘猶清湘非別有瀟水
以湊九數亦屬錯誤蔡傳則復去瀟蒸仍用澧元蒸水

漢志作承出邵陵縣界至臨承縣北東注于湘似不可去無水亦不可去又酈注云湘水會資沅微澧四水同

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五渚

戰國策秦與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

是微

水者五渚之一必不可遺而會朱蔡皆不及之彼一九

江此一九江其所舉者本無確據其未舉者罍漏偏多

諸說會爲最備而會所據者水經及楚地記也水經云

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今武昌府蒲圻縣界有漢下

雋縣故城漢尋陽本在蕪春郡界西南距今蒲圻三百

餘里九江在尋陽則在下雋之北矣當時犬牙相錯下

雋之境或更及于東故水經云九江在下雋西北也今

岳州府治巴陵縣雖相傳亦下雋縣地但洞庭乃在巴

陵之西南如以洞庭爲九江何從而在下雋西北乎閻氏

若璩云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似爲導山之九江

導江之九江作注于九江孔殷無涉兩九江不妨異解

禹貢有南條之荆山有北條之荆山有荆州之沱潛有

梁州之沱潛九江一爲禹所疏以人工名一爲九水所

會以澤浸名何不可之有按過九江至于敷淺原過九

江至于東陵原與陵皆與尋陽附近與洞庭絕遠閻欲

兩解楚地記者不知何代之書編檢隋唐經籍菴文

大謬楚地記者不知何代之書志鄭樵菴文略竝無惟

山海經有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于江淵

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閒似與曾氏所引

符合曾氏隱取山海經之文別撰楚地記之目又欲以

巴陵爲東陵以合導江文故妄加巴陵二字耳然郭璞

注山海經仍云地理志九江今在尋陽南江自尋陽而

分爲九皆東會于大江書曰九江孔殷是也文選載璞

江賦流九派于尋陽卽此璞固未嘗以九江爲洞庭也

則所謂是在九江之間者安知非神女出遊所至乎導

江文云過九江至于東陵曾氏以爲巴陵也夷陵一名

西陵故此爲東陵此說九謬地理志廬江郡下云金蘭

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

淮當作灌

雩婁縣下云灌水北至蓼

入決是也水經江水東逕西陵縣故城南

括地志西陵故城在黃州

黃岡山西鄴曰史記秦昭王

遣白起伐楚取西陵者也

又東過蘄春縣南又東逕

下雒縣北

今武昌府興國州東有下雒故城

刊水從東陵西南注之注

云水出廬江郡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矣尚

書曰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又云灌水導源廬江

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

蓼縣故城在今光州固始縣北灌水出金蘭縣東北

至蓼縣入決水則金蘭當

褚先生所謂神龜出于江灌

之閒嘉林之中蓋謂此也

江灌史記龜策傳作江淮與漢志誤字同廬江郡常歲生

龜長尺二寸者二

十枚輸太卜官

灌水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

水今按黃梅縣西南九十里蔡山西接廣濟縣界通典

云廣濟縣蔡山出大龜書曰九江納錫卽此可知廬江

東陵與江夏西陵相爲東西確有可據并大龜亦實出

此又何可疑錐指復折之曰金蘭之東陵去江太遠不

得云至于東陵一非也江自巴陵至沙羨卽迤北使東陵在金蘭則是先迤北而後至東陵二非也江漢朝宗盡之矣復出九江不亦贅乎三非也按溯源而論以黃梅西北推之似東陵去江本遠然江過下雒北而刊水卽從東陵西南注江則去江固不甚遠也至書法原無一定先言東陵而後總以迤北先言朝宗而復析言九江亦無不可若先言入海而其下復言洞庭不亦顛倒乎巴陵兩漢志無晉志始有之蔡傳云今岳州巴陵縣卽楚之巴陵不知楚竝無所謂巴陵巴陵二字起于三國吳有巴邱邱閤城晉太康元年于此置巴陵縣又考

吳黃武元年改夷陵曰西陵沈約宋書州郡志云夷陵

漢舊縣吳改曰西陵御覽盛宏之荊州記曰荊楚重鎮

晉宋以降此爲西陵水經江水又東逕西陵峽郡引袁

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樂史寰宇山松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

記瞿唐峽在夔州東古西陵峽也則禹時尚不知後世

有巴陵西陵之名而以此證巴陵卽東陵可乎且九江

本在江北尋陽向來致誤者正坐以江州爲古尋陽耳

劉昭注郡國志以廬山朱子作九江辨旣知江州非古

尋陽顧仍撥棄舊說而以爲洞庭至蔡傳旣主洞庭駁

去尋陽乃又誤認漢尋陽在江南而曰今潯陽地將無

所容九江則其謬更甚又曰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縣

乃禹貢揚州之境不知漢壽陽屬廬江不屬九江元和志云江州尋陽郡禹貢揚荆二州之境揚州彭蠡既豬今州南五十二里彭蠡湖是荊州九江孔殷今州西北二十五里九江是彭蠡以東揚州界九江以西荊州界杜氏通典說同九江在江州西北卽所謂會于桑洛洲者仍指江北而言唐江州卽宋江州其地亦荆揚分界不專屬揚漢九江在荆更不必言而蔡不知也郡縣之遷改時代之更易一概茫然可言水道乎

鶴壽案漢志云廬江郡尋

陽縣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尋陽縣卽今湖北黃州府黃梅縣其地西及廣濟縣其城并在蘄州東黃梅縣南臨大江其對岸爲江西九江府德化縣九江一曰豫章二曰湖漢三曰廬水四曰南水五曰盱水六曰

蜀水七曰餘水八曰郢水九曰涪水說已見前九水會于彭蠡湖北至德化縣東而入于大江也尋陽在江北
通當九江入江之處故曰禹貢九江在南到歙以湖漢
九水爲九江班固鄭康成竝無異說至潯陽地記等書
所云蚌江烏江之屬此乃土俗小小地名何足以登記
載乃陸德明無識引此俚鄙之言以釋經獨不思天下
有名之水不可勝數載入禹貢者有幾而乃特記此須
微之川瀆乎古人于兩州交界必舉名山大川以表其
域出貢正以九江爲荆楊二州之界限故于荆州曰九
江孔殷蓋舉九水之分流言之所以表荆州之東界于
揚州曰彭蠡既豬蓋舉九水之合流言之所以表揚州
之西界今欲解九江而乃求諸鄂按桑落之閒不亦謬
哉惟其求諸鄂陵桑落之閒其地斷不能容九江又不
信劉歆湖漢九水之說于是發一奇想將尋陽之九江
忽而西移于洞庭引中山經洞庭之山云云以爲證而
取沅水漸水漁水辰水敘水酉水湘水資水澧水以實
之但漢志云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在今安徽安
慶府境去洞庭甚遠于是又移尋陽以下之東陵爲洞
庭湖旁之巴邱又見至于澧在過九江之上且中山經
明言交瀟湘之淵于是刪去元澧而易以瀟蒸駁之者

又據水經注以爲瀟者水清深也竝非水名豈知顧野
王玉篇云瀟水名朱子之說固有所本既知其雜漆亦
何用貶駁總之宋人說經之謬莫謬于此九江斷以湖
漢九水爲正秦置九江郡于大江之北正以邵之南面
當九江入江之處而名之也晉成帝時移尋陽郡治于
柴桑縣在大江之南隋大業三年改爲九江郡亦以郡
之東面當九江入江之處而名之也先生見鄭注云禹
貢九江在尋陽縣南而漢之尋陽實在江北乃欲于江
之北岸指出九江則不得不引蚌江烏江之說其實
鄭注不過直寫漢志耳安知所謂蚌江烏江云云哉

蔡氏德晉云胡旦晁說之始以九江爲洞庭朱子稱其
援證精博但水經所敘洞庭受水有微資湘沅澧連澆
沫瀏瀉瀆諸水不止九派故會鞏本漢志以沅漸漁辰
敘酉澧湘資九水爲皆合洞庭而江則過之朱子考定
九水去澧漁而增瀟蒸九峯仍用會氏之說但以無水

爲无水乃字之譌也愚考漢地理志武陵郡索縣漸水
東入沅無陽縣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八百九十里
辰陽縣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七百五十里義陵縣
鄜梁山序水所出西入沅充縣酉原山酉水所出南至
沅陵入沅行千二百里歷山澧水所出東至下雋入縣
過郡二行一千二百里零陵郡零陵縣陽海山湘水所
出北至鄱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都梁縣路
山資水所出東北至益陽入沅過郡二行千八百里牂
柯郡故且蘭縣沅水東南至益陽入江過郡二行二千
五百三十里此九水乃曾氏所取自沅湘而外專取入

沅之水然牂柯郡有鬱縣不狼山鬱水所出東入沅過郡二行七百三十里而曾氏不取豈限于九數而不得取邪抑或別有說也朱子所增瀟蒸二江瀟水一名營水出營陽冷道縣南雷山北流注湘蒸水一作承水出邵陵縣界至臨承縣北東注于湘乃兼取入湘之水也然考長沙國茶陵縣泥水西入湘行七百里桂陽郡郴縣來山來水所出西至湘南入湖王樵又云郴江源出嶺至郴州與東江合始大北入湘江則入湘之水有不勝取者後儒見導江章東至于澧過九江之語因謂澧不當在九江之內而以朱子之說爲是愚則謂洞庭爲

九水所入因名九江過九江者過洞庭也既曰過洞庭
卽先過澧水乃過洞庭正不得以澧水已過而改名洞
庭爲入江又不得以他水易澧水而仍名九江也蓋以
江水言則澧水已過不必更及以洞庭取名言則澧水
乃九水中之大者不容獨去然如是惟言過九江足矣
必先言至于澧者蓋言至澧而後至洞庭之道始明况
至與過亦不相同也故愚意曾氏朱子所取九水皆未
必能悉合古道而不當以澧水之去取爲優劣也至傳
寅謂九江不必求其有九如太湖一湖而得名五湖昭
餘祁一澤而得名九澤今之洞庭當是堯禹之時名九

江則其說近于武斷然則九水之名姑存曾朱之說而徐侯考定焉可也如蔡氏之意九江確主洞庭無疑惟九水之目從曾既多不安從朱又覺未安輟轉糾紛迄無定論不得已欲如傅寅之渾指又嫌武斷其辭窮矣乃歸之姑存而徐考焉假令蔡氏能反而求之漢儒舊注而知其不可易不亦善乎所可訝者曾取之說而以爲曾鞏蓋瞥見諸書引曾氏而宋曾姓有名者曾鞏最著遂以屬之于固未見曾取原書蔡氏并誤認作曾鞏則其未見原書益可知而予據胡氏所引胡博見多聞所引與蔡異者當從胡方得曾取之真彼謂曾九水中

有無澧朱子去無澧增瀟蒸蔡九峯仍從曾但誤以無
爲元直寃九峯矣無水本見漢志曾取當日必是因無
寫作无遂以无誤作元朱子見書傳竝無元水疑因沅
水而添設故從而去之耳若曾本作無朱子何以去之
然則其誤實自曾始與蔡何涉邪九江之說如此糾紛
只因洞庭一說原係非是宜其欲求九水以實之而終
不可通也九江斷主漢志爲定

鶴壽案先生雖主漢志而但求九江于江北不

求九江于江南恐非班氏之意李氏綏三江攷云江至
荆州分爲九派鄭康成已不用此說矣水經繫水注引
劉歆說湖漢九水入于彭蠡故言九江程大昌曰班固
于廬江之尋陽稱禹貢九江在南而司馬遷觀九江亦
于廬山乎求之漢世知古者皆以爲九江在尋陽今案
蔡傳據楚地記以九江爲洞庭晁說之雜引山海經博

物志等以證之九江之名乃亂彼以過九江至于東陵爲證而指東陵爲巴陵然據水經注云刊水出廬江郡東陵鄉尚書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東陵在廬江則九江爲尋陽之九江無疑矣左袒洞庭之說者謂九江孔然之文在荆不在揚廬江屬揚不屬荆而不知尋陽在荆揚交界故晉人割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合而爲尋陽郡是九江在荆州之極東也

蛾術編卷四十六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迓鶴壽參校
沈林惠校刊

說地十

東至于澧諸節

導江又東至于澧鄭云醴陵名也大阜曰陵今長沙郡有醴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案鄭云醴陵名也者鄭例以言至于者皆非水名也馬王以爲水名僞孔從馬王但史漢皆作醴裴駟引鄭亦作醴疏引作澧者順僞孔之文耳大阜曰陵釋地文鄭云今長沙郡有醴陵縣者

地理志長沙國有臨湘無醴陵郡國志長沙郡始有醴陵蓋後漢析臨湘縣南境置也晉書同隋書長沙郡有長沙縣舊臨湘無醴陵唐書復有醴陵析長沙置其地當在今岳州府臨湘縣之北長沙府醴陵縣之南鄭以此證江濱當有醴陵耳非謂江至其縣也水經江水自華容縣下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此江水又東至于醴所經也馬王孔雖云澧水名無所確指至蔡傳實以武陵充縣之澧水而胡氏雖指從之攷地理志武陵郡充縣歷山澧水所出東至下雋入沅過郡二行一千二百里充縣

今爲澧州之永定永順之桑植二縣地澧水發源于此

東南至安鄉縣南入洞庭湖不入沅水地志微誤要之

與江無涉水經注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

南歷山在今永定縣西澧水自縣界流逕桑植縣西又東婁水入焉水出巴東界東逕零

陽縣注于澧水又東逕零陽縣南今慈利縣北有零陽故城又東逕渫陽縣

右會渫水今石門縣西北有渫水又東逕澧陽縣南縣南臨澧水晉天門郡治

今在澧州西一百十里又東逕作唐縣北作唐今爲安鄉縣在澧州東南一百二十五里

左合澧水水出西北天門郡界南逕澧評屯又東南流

注于澧水澧評屯在今澧州界州在岳州府西四百二十里本漢零陽縣地隋析置澧陽即今州治

澧水在州南三里又東澧水出焉澧水又南逕故郡城東東轉

逕作唐縣南

今安鄉縣東南有作唐故城

又東逕南安縣南

今華容縣澹

水注之又東與赤沙湖會

湖水北通江而南注澧赤沙湖即洞庭湖西南角

又

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注于洞庭湖俗謂之澧江口

以上所敘澧水與江無涉而胡氏以爲自石門以東與

江相通蓋南江自今江陵縣西南二十里虎渡口

水經注江

水自枚回洲分爲南北三江

東南流注于澧水同入洞庭即所謂澹

水也澧州志云澹水爲岷江別派從公安入境爲四水

口

在州北七十里東接安鄉湖北連荆江

又東南流過焦圻一箭河至匯

口入澧故稱澹澧澧水又東逕安鄉縣南會赤沙湖

東

巴陵縣

而東入洞庭湖此鄴道元所謂南江者在禹

爲江之經流若水經注云江水自華容縣又東涌水注

之

在今監利縣南

又逕南平郡孱陵縣之樂鄉城北

在今松滋縣東

又

東逕公安縣北

在今縣東北五十五里

又右逕陽岐山北又東右

逕石首山北又東逕赭要

石首山在今石首縣西北赭要洲名在江中

又東

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于洞庭之

陂湘水從南來注之所謂江水會者也

下雋故城在今武昌府通城縣

西巴陵亦下雋地洞庭湖在其西南湘水篇云湘水東北流逕長沙下雋縣西會資沅微澧四水同注洞庭而

北會大江名之五渚巴邱山在湘水右岸山有巴陵故城西對長洲南麇湖浦北對大江三水所會謂之三

口孫光憲北夢瑣言云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蜀江漲過住湘波溢爲洞庭數百里君山宛在水中秋

水過此山復居于陸

惟一條湘川而已以今輿地言之自華容縣北又東

至巴陵縣西北會洞庭之水

巴陵岳州府治本漢下雋縣地荆江口在縣西北洞

庭入江處亦名西江口又名三江口元和志巴陵城對三江口岷江爲西江澧江爲中江湘江爲南江按三江

口北岸有楊葉洲即水經注所謂巴陵故城西對長洲者此後世大江之經流酈道

元所稱北江者也在禹時爲江之小支胡氏之說如此
今攷水經注雖有江陵下分爲南北江之說而其攷次
只有北江無南江惟于公安縣下云縣有油口水東有
景口景口東有淪口淪水南合景水又南通澧水又于
赭要之天下雋之上有清水洲下接生江洲南卽生江
口水南通澧浦云云而已竝無南江由澧入洞庭之說
況攷至澧沅等水注洞庭酈又從而釋之云是乃湘水

非江川也可知諸水以湘水爲幹總與大江無涉胡自
言其說本袁中道中道曰水經注于江陵枚回洲下有
南北江之名南江卽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變遷
今之大江始獨專其澎湃而南江湮滅僅爲衣帶細流
然江水會澧故道猶有可攷袁說本不足據卽如其說
亦不過以古之南江比今差大江水兼行其道耳亦未
嘗以南江爲經流而反以北江爲支派也胡氏因此遂
以澧澧爲經流北江爲別流舛謬實甚楚辭云望涔陽
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蓋涔陽在涔水之北大江又在
涔陽之北戰國時固以北江爲正流南江爲涔水矣楚

辭又云遺余佩兮澧浦沅有芷兮澧有蘭洪興祖云今澧州有佩浦有蘭江因楚辭爲名宋澧州卽今州治此豈大江所經乎在馬王孔雖以澧爲水名亦不以南江通澧爲江之正道但澧沅等水皆入洞庭而澧水最在北與江相近故以澧爲澧水所謂東至于澧者卽會洞庭也若胡氏則因下文九江欲解作洞庭其勢不得不移澧于洞庭之西遂謂江自江陵卽南入澧雖似同于馬王孔而實則鑿空無據況曾取等以洞庭爲九江者以其中有澧沅等九水并注之也今旣以澧爲澧水又以九江爲澧沅九水則經文直是又東至于澧又過澧

矣此可通乎

說見
蔡傳

夫大江經流千古不易非如北方之

河變徙無定乃忽然翻案謂由澧水以入洞庭豈知澧水自出山源自入洞庭不過當江合洞庭之際澧水亦在會合之內而已與大江經流何涉卽枝津偶通豈得以爲經流而北江反爲旁支漢儒皆以九江在江北尋陽今蘄州東其勢出于東北甚遠以至澧爲醴陵正合胡氏爲九江卽洞庭之說所窘若從鄭說則澧陵反在洞庭之東其勢不順不得不遷就耳不知江自出三峽有向北無向南洞庭雖大經亦略之包在至于二字內矣謂江由澧水之道此何說乎今江過城陵磯下合洞

庭諸水逕臨湘縣其流清者爲洞庭濁者爲大江所謂

澧陵者當在此

鶴壽素史記夏本紀班氏地理志皆作東至于醴字不從水鄭注以醴爲陵名

而引後漢長沙郡醴陵縣爲證攷醴陵漢時爲侯國漢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醴陵侯越以卒從漢二年起櫟陽以卒擊項羽爲河內都尉用長沙相侯六百戶考文四年以罪免至後漢始以其地置爲縣卽今湖南長沙府醴陵縣在府東南一百九十里非江水所經江水所經者乃岳州府臨湘縣在府東北九十里江水自湖北荆州府石首縣北流入湖南岳州府華容縣東北與監利縣分界又東南逕巴陵縣西北會洞庭湖諸水又東北逕臨湘縣西北入漢陽府界則江水遠在醴陵縣之北先生謂鄭以此證江濱當有醴陵耳非謂江至其縣也此說甚是但謂其地當在今岳州府臨湘縣之北長沙府醴陵縣之南則謬岳州府在長沙府北少東五百五十里臨湘縣又在岳州府東北九十里醴陵縣則在長沙府東南一百九十里不應南北如此倒置此必一時誤會也江水所至之醴斷在今臨湘縣北境岳州府系漢時亦爲長沙郡地其處向有醴陵故漢初以爲

侯國江水過長沙因其南適有醴陵而云又東至于醴
蓋逕取以爲名也蔡氏因馬融王肅以澧爲水名而引
充縣之澧水以爲證先生又引水經注以益澧水與江
無涉可見攷古之勤但先生前云水經之例凡經文皆
曰過凡注文皆曰逕何以此條所引則又經注混雜不
清水經云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此一
句經文也而以爲注文其下云又東過零陽縣北此句
不引郤引注文又東逕零陽縣南向其下云又東過作
唐縣北則改過字爲逕字連下云又東至長沙下雋縣
西北東入于江又從注改東入于江爲東注于洞庭湖
而俱以爲注文如曰不論經注止求水道詳明但所采
取又復詳略失宜似欠該備若胡氏所引水經注則據
向來經注混淆之本固不必置辨其用衷中道說分出
南江北江以澧水爲江之細流亦不過惑于九江卽洞
庭之說耳澧水出今湖南永順府桑植縣西北三源會
合于縣東南澧州南折南又東逕澧州永定縣南慈利縣
北石門縣南澧州南折南至安鄉縣南入洞庭湖其所
逕澧俱在大江之南大江自河北荆州府枝江縣東北
東流逕松滋縣西南荆州府江陵縣南又東南逕石首
縣北監利縣南屈曲逕岳州府華容縣東北巴陵縣西

北又東北逕臨湘縣西北入漢陽府沔陽州界其所逕流則在澧水之北宜得據水經注江陵縣南有枝回洲江水自此兩分爲南北江二語遂接濟水一條而分大江于澧水以應經文東至于澧哉

過九江至于東陵紫九江在今蘄水蘄州廣濟諸州縣境東陵在今黃梅縣境水經江水自下雋縣北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東北來注之又東過邾縣南又東過蘄春縣南蘄水從北來注之又東過下雋縣北刊水從東陵西南注之卽此經過九江至東陵者也蔡傳不用古義而從曾取等妄說以九江爲洞庭東陵爲巴陵非是

詳見荆州及導山 又攷水經注湘水北至巴邱山入江一名巴陵郭璞山海經注洞庭地穴在長沙巴陵

又江賦巴陵地道潛達旁通是也此陵從無東陵之名
乃因後世名夷陵爲西陵而妄意此爲東陵已屬杜撰
況巴陵在今岳州府治巴陵縣城內西南隅而洞庭湖
卽在巴陵縣西南一百五十步見元和志若以九江爲洞庭
東陵爲巴陵則二處相去不過數武而已經豈爲此數
武之遠特下至于二字邪總之一爲九江卽洞庭之說
所惑而諸謬叢生卽如荊州之沱鄭以爲夏水夏水分
江于華容其南卽北江之會洞庭者今以洞庭爲九江
若從鄭則東別爲沱之下卽當言過九江而東至于澧
一向便無處著落于是不得不遷沱于西而以夷水當

之無如夷水實出施州蠻境自有山源特下流注江耳
則又以爲建始之北必有古夷水首受江處而今湮塞
故無攷東至于澧鄭以爲澧陵澧陵實在洞庭之東今
以洞庭爲九江若從鄭則當先過九江後至于澧顛倒
不順于是又不得不遷澧于西而以澧州之水當之無
如澧水自出山源自入洞庭首末皆與大江無涉則又
以爲江陵虎渡口下必有南江通澧故道古大江經流
行之因陵谷變遷故遺迹無存至于東陵班固鄉道元
皆云在廬江郡此說原與九江在江北尋陽之說相爲
表裏今旣不從尋陽之說自不便又從廬江東陵之說

于是欲使東陵與洞庭附近則又不得不遷之于西而以巴陵當之無如江夏本有西陵不便使東陵反處西陵之西則又強夷陵與巴陵相對以爲東西而不知巴陵直逼洞庭湖岸一過一至二者分之實無可分則其說已窮矣惟其一爲九江卽洞庭之說所牽掣而展轉迷惑遂使經文諸地名膠束于荊州岳州二府境內左

碑石磕無可頓放俗學之亂經如此

晉十壹傳蘇峻至東陵口壺與戰于

陵西成帝紀作西陵通鑑晉咸和三年蘇峻率衆二萬人濟自橫江登牛渚軍于陵口胡三省曰牛渚山在當塗縣北二十里陵口當在牛渚山東北卽東陵口也南史宋武帝紀桓元開皇甫敷等沒使桓謙屯東陵口下範之屯覆舟山西此別一東陵在漢丹陽郡內與禹貢無涉 鶴壽者水經云紅水又東過下雒縣北刊水從

東陵西南注之下雒故城在今湖北武昌府興國州東
南一百四十里居大江之南其東與江西九江府瑞昌
縣接界又東爲德化縣卽九江入江處也東陵在今安
徽安慶府境漢志云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水經
注云灌水道源廬江金蘭西北東陵鄉大蘇山今河南
光州固始縣南一百五十里有大蘇山然則山之左右
卽是東陵其南爲湖北黃州府黃梅縣其東與安慶府
太湖縣接界但東陵不在黃梅縣境而在太湖縣境且
東陵不偏于大蘇山之西而偏于大蘇山之東何以知
之禹貢稱過九江至于東陵九江者湖漢九水彙于彭
蠡東北流至德化縣東入江江水自黃州府廣濟縣南
武昌府興國州東北流迤黃梅縣南德化縣北卽所謂
過九江也若在黃梅縣境則過九江卽是至東陵矣何
必更書至于東陵乎唯其在黃梅之東與九江入江處
竝非南北對岸故稱至于東陵耳江水所逕者宿松而
東陵在大湖縣境則居宿松之北去江甚遠所謂至者
不過遠取東陵以爲標目並非江水經由其地此正與
東至于醴同一書法至先生所引晉卞壺與蘇峻戰于
東陵之西北則在今安徽太平府當塗縣東北西去太
湖縣之東陵四百餘里江水自過東陵之後又東北逕

安慶府望江縣東池州府東流縣西安慶府懷寧縣東
南池州府貴池縣北銅陵縣西北太平府繁昌縣西北
蕪湖縣西南至當塗縣西北皆禹貢所謂東迤
北之地則當塗東北之東陵與禹貢不相涉

彭蠡

揚州彭蠡既豬鄭云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西
案鄭引地理志前續二志皆同彭澤縣今江西九江府
之湖口彭澤南康府之都昌三縣地蔡傳引地志彭澤
西誤作東又云彭蠡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蔡
氏時豫章久升爲隆興府蔡仍舊名已誤且宋制州必
兼郡州不兼郡者其州小洪饒二州旣皆大蔡于洪則
稱豫章于饒又不稱鄱陽自亂其例尤非

鶴壽案彭蠡湖呂氏春秋所謂禹爲彭澤之障乾東土是也在今江西南昌府新建縣東北一百五十里饒州府鄱陽縣西四十里南康府星子縣東五里九江府德化縣東南九十里東西廣四十五里至一百里南北長三百里周四四百五十里亦曰鄱陽湖以中有鄱陽山而名俗曰望在南康府都昌縣者爲東鄱湖在南昌府南昌縣者爲西鄱湖又遠地異名其在星子縣東南接南昌縣界者曰宮亭湖水經注云廬山南嶺下有神廟號曰宮亭湖故彭湖亦有宮亭之稱其在都昌縣西南者曰揚湖湖又北曰左里湖通典云地在章江之左因名元和郡縣志云揚湖湖北曰左里一作左蠡今西南九十里有左里城是也其在饒州府餘干縣西北者曰擔石湖通典云鄱陽郡西百七十里至擔石湖是也與注記云自湖口縣入彭蠡湖經大孤山至南康府百二十里又二百里凡三百七十里鄱陽山東南去鄱陽縣百五十里漢爲歷陵縣地湖中又有康郎山在餘干縣北八十里爲風帆之表幟大孤山在德化縣東南四十里與星子縣分界水經注云有孤石界立湖中周回一里殊立百丈轟然高峻特爲瑣吳疑爲此山顧況詩曰大孤山

蓋小孤出蓋九江府彭澤縣有小孤山與此遙相望也
彭蠡湖所受凡有九水劉歆謂湖漢九水入彭蠡澤是
也漢志云豫章郡贛縣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寧都
縣湖漢水東至彭蠡入江又有廬水南水盱水蜀水餘
水鄱水情水皆入湖漢水豫章與湖漢吳源而同流也
水經注則豫章與湖漢通謂之贛水出豫章郡南野縣
西一名豫章水以今輿地言之贛水自湖南郴州宜章
縣東北流入江西西南安府崇義縣界歷上猶縣南康縣
贛州府贛縣吉安府萬安縣泰安縣遂陵縣吉水縣永
豐縣臨江府峽江縣新淦縣清江縣南昌府豐城縣至
南昌縣入彭蠡湖又北歷星子縣都昌縣至德化縣注
于大江春夏時彭蠡湖浩蕩無涯霜降水涸則贛川如
帶而已此水自昔有南江之稱鄭康成釋三江云右會
彭蠡爲南江南史王僧辨傳云陳霸先自嶺南起兵討
侯景出南江行至塗口胡三省曰贛水謂之南江是也

導漢東匯澤爲彭蠡

鄭曰匯回也漢與江鬪轉東成其澤矣傳云匯回也水

東回爲彭蠡大澤案鄭云匯回也者說文匚部匯器也
器之受物有回折之形故以水之回爲匯也漢與江關
云云者漢水觸大別之陂而入江則關旣已邪行北入
安豐境然後又東故云轉東也彭蠡已見揚州此言導
漢故曰北江下文導江則曰中江知彭蠡爲南江矣三
江解見揚州及導江鄭云江分三孔是也

傳疏及水經注雖皆誤然彭蠡尚無異說至蔡傳云彭
蠡在江之南去漢水入江處已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則
合饒信徽撫吉贛南安建昌臨江袁筠隆興南康數州
之流非自漢入而爲匯者其入江之處西則廬阜東則

湖口皆石山峙。不道嶽甚不應漢水入江之後七百餘里乃橫截而南入于岳陽又橫截而北流爲北江且番陽合數州之流宿而爲澤初無仰于江漢之匯而成不惟無仰于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過月高勢亦不容江漢來入矣今湖口橫渡之處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番陽之清漲不見所謂漢水匯澤而爲彭蠡者番陽之水既出湖口則依南岸與大江相持以東不見所謂橫截而爲北江者以經文攷之則今之彭蠡既在大江之南于經則宜曰南匯彭蠡不應曰東匯于導江則宜曰南會于匯不應曰北會于匯匯既在南于經則宜曰

北爲北江不應曰東爲北江以今地望參校絕爲反戾
今廬江之北有所謂巢湖者湖大而源淺每四五月閒
大江泛溢水淤入湖至七八月大江水落湖水方洩隨
江以東爲合東匯北匯之文然番陽湖方五六百里不
應舍此錄彼記小而遺大也蓋洪水之患惟河爲甚意
當時龍門九河等處禹親涖而身督之若江淮則地偏
水急不待疏鑿或分遣官屬往視洞庭彭蠡閒三苗所
居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卽工官屬之往者未必遽敢深
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爲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匯但意
如巢湖江水之淤而不知彭蠡之源爲甚衆也以此致

誤無足怪者王氏充耘駁之曰鄱陽湖其源固有豫章諸水然每當春月江水暴漲其下又束以小孤山水道狹甚每逆流入湖故有發舟湖口無風而一夕達鄱陽之安仁者其故乃舟乘逆流行甚迅速猶隨潮而上者也故江水之匯衆所共知今乃疑之顧弗深攷耳且謂漢入江已七百里安能復識其匯澤者爲漢水亦膠固甚矣夫單敘漢水源流不得不以漢水爲主但旣云南入江則東匯澤爲彭蠡卽江漢共匯可知豈必曰南入于江東與江共匯澤爲彭蠡然後明白邪又謂彭蠡在江之南當曰南匯匯旣在南當曰北爲北江其論南北

反戾幾爲可笑蓋江漢兩水皆發源西蜀東流入海獨漢水到大別折而南與江合仍東流匯爲彭蠡又東流爲北江入海其東南西北以天下大勢論不主一江言也若改云南匯彭蠡則南流入江南匯彭蠡之後又當逆流向洞庭而後爲南匯澤之後改云北爲北江則又當決破安慶橫入淮河而後爲北矣王氏此駁甚善蔡傳本之朱子朱子謂彭蠡在江之南以地勢北高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爲江水所過而不得遂因卻而自豬以爲瀾漫數百里之大澤此數語正深得經文匯字之意乃因此而疑彭蠡非江漢所豬欲從鄭樵以經文東

匯澤以下十三字爲衍文自生膠葛且鄭樵妄人何足
據蔡傳據拾朱子疑經之語而杜撰一段謂禹遣官
往視官屬誤比彭蠡于巢湖以此誑報遂致誤書此則
鑿空妄語幾于侮聖言矣

鶴壽業禹貢導江云會于匯
謂江水自蕪湖而東會于震

澤也然經文不言震澤尚得指別處言之至導漢則明
言東匯澤爲彭蠡矣蔡氏欲援巢湖以當之巢湖在今
安徽廬州府巢縣西十五里界廬江針城二縣境周四
百餘里港汊大小三百六十納諸水以注大江蔡氏徒
聞巢湖之名而不思漢水入江之後乃折而南至江西
九江府德化縣以南匯爲彭蠡湖其流自北而南朱子
謂地勢北高而南下漢水爲江水所逼因卻而爲數百
里之大澤是也若使漢水已至廬州府無爲州之東乃
折而西至巢縣以西匯爲巢湖其流自東而西此則必
無之事至謂禹未嘗親至彭蠡所遣官屬遂誤以巢湖
爲彭蠡聖人治水豈有如是之濫算官屬奉命豈有如
此之糊塗又謂三苗負固官屬不取深入更不成說詭

交趾

漢封吳芮爲長沙王陸賈使還拜趙佗爲南越王割長沙三郡封之武帝元鼎六年平呂嘉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日南九真交趾七郡蓋秦時三郡之地元

豐中置儋耳珠厓二郡置交趾刺史以督之

漢地理志武帝南置

交趾師古曰胡廣記云漢既定南越之地置交趾刺史別于諸州今持節治蒼梧蓋漢分十三郡梁益荆揚青豫兗徐幽并冀十一州及交趾朔方二刺史也後改爲交州則在建安八年莊固作志時交趾尚未爲州乃于武帝所置七郡拉云屬交州蓋刺史雖別于諸州而交趾之稱交州自古已然今漢書于九真下無屬交州字蓋誤

昭帝始元五年罷儋耳并珠厓元帝初元三年又

置珠厓後漢馬援平定交郡

婦人微側反于麓冷

始立城郭置井

邑順帝永和中

今本九年按永和無九年

交阯太守周敞求立爲州

朝議不許卽拜敞爲交阯刺史桓帝分立高興郡靈帝

改曰高涼建安八年張津爲刺史士燮爲交阯太守共

表立爲州乃拜津爲交州牧十五年移居番禺

續漢郡國志云

交州刺史部郡七縣五十六郡七卽武帝置縣微有并

省劉昭注引王範交廣春秋云交州治羸陵縣元封五

年移治蒼梧廣信縣沈約宋書州郡志云漢武帝開百

越交阯刺史治龍編建安八年改交州治蒼梧廣信縣

按交阯自武帝時已治蒼梧王範說與胡廣合

宋書誤也建安十五年宋書作十六年亦誤

吳黃武五年割南海蒼梧鬱林三郡立廣州交阯日南九真合

浦四郡爲交州戴良爲刺史值亂不得入呂岱擊平之

復還并交部赤烏五年復置珠崖郡永安七年復以前

三郡立廣州

宋州郡志廣州治番禺交州還治龍編

孫皓立新昌武平九

德三郡蜀以李恢為建寧太守遙領交州刺史晉平蜀

以蜀建寧太守霍弋遙領交州平吳後省珠厓入合浦

交州統郡七

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并孫皓三郡為七南海蒼梧鬱林入廣州

宋州郡志

交州刺史領郡八

交趾九真日南合浦漢舊郡武平九德孫皓分復出義昌云宋末立宋平

云分日南立而無新昌此志敘次不明故建置沿革甚屬茫昧今刻訛舛尤多隋郡一百九十

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而漢武所置七郡皆為揚州地

唐分天下為十五道而嶺南道並置南海蒼梧鬱林合

浦日南九真諸郡其交趾即安南都護府新唐書志武

德五年曰交州治交趾調露元年曰安南都護府是也

交趾之名最古所該最廣故漢武七郡統于交趾刺史

其地原可單稱交故漢立交州卽取堯典以命名今廣

東廣西二省雲南之臨安潯江廣南景東廣西諸府州

及安南國皆其地

鶴壽案書稱申命義叔宅南交史記索隱云南方地有名交趾者或古文

略舉一字名地南交則是交趾不疑也五帝紀稱顓頊高陽氏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莫不低屬交趾卽今

安南國也周爲越裳氏地秦始皇初并百粵置桂林南海象郡其後爲南海尉趙佗竊據漢元鼎中討平之置

日南等九郡後漢光武時徵側徵貳反遣馬援討平之界以銅柱置交州領交趾等七郡吳分立廣州增九德

等三郡梁陳于交州置都督府隋初郡廢改都督府爲總管府唐初仍曰交州調露初改安南都護府至德初

改鎮南都護府大祿間復曰安南後梁時土蒙曲承美專有其地南漢置交趾節度使既而部內大亂推丁部

領爲州帥其子建繼立宋平嶺表建內附封交趾郡王三傳爲黎恒所篡黎氏三傳爲李公蕴所篡隆興二年

遣使入貢封安南國王安南國名自此始先生所述交
址廢置益兼南越之地言之然謂今廣東廣西二省雲
南之臨安潯江廣南景東廣西諸府州皆其地則不盡
然也廣東之南雄府漢爲潯章郡地連州秦爲長沙郡
地廣西之泗城府鎮安府古爲百粵蠻地雲南之臨安
府廣南府漢爲牂牁郡地潯江府漢爲益州郡地景東
廳漢爲益州郡徽外地廣西州漢爲益州牂牁二郡地
與交趾何涉劉昭郡國志注所引交廣春秋見于水經
浪水注者尤詳斤員水注云廣州晉與
郡太康中分鬱林置先生亦未之及

崇山

舜典放驩兜于崇山馬融注崇山南裔也其地則不可
的知按通典澧州澧陽郡理澧陽縣本漢零陽縣地有
崇山卽放驩兜之所唐澧陽西有慈利縣宋時山在縣
內元升爲慈利州路史以爲今有驩兜墓是然又引嶺外驩州

圖經合之寰宇記竝以驩州爲放所頗疑其去崇山太遠後揚慎引沈佺期長流驩州時嘗按九真圖崇山至越常四十里杉谷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于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故詩云朝發崇山下暮坐越常陰西從杉谷度北上竹谿深竹谿道明水杉谷古崇岑佺期又有移驩州解詩云古來堯禪舜何必罪驩兜以此證驩州爲驩兜所放之地愚歷攷地理諸志驩州周爲越常氏地秦爲象郡地漢置九真郡治胥浦莽曰驩成其屬縣有咸驩後漢因之吳分九真地置九德郡治九德晉因之咸驩屬焉宋九德太守治浦陽九德咸驩竝屬南

齊還治九德咸驩仍屬梁改爲德州隋開皇十八年改爲驩州煬帝改爲日南郡俱治九德咸驩屬如故唐初因之武德五年以咸驩爲驩州八年改日南郡爲德州貞觀元年又改爲驩州日南郡竝仍治九德改咸驩之驩州爲演州十六年州廢以其地置懷驩縣仍屬驩州然則莽以胥浦爲驩成不因驩兜之放也隋以德州爲驩州在分立九德後甚久與九真所治胥浦會名驩成者本非一處亦非襲莽之名也

關氏云因莽之名誤至咸驩本漢

舊縣其名亦與驩兜無涉武德亦名驩州與開皇之驩州又非一處俟期長流在張易之敗後是貞觀驩州日

南郡非咸驪之驪州也然諸志皆不云其地有崇山若
澧陽漢爲零陵屬武陵吳置天門郡領澧陽宋齊因之
隋改爲澧州治澧陽唐爲澧州澧陽郡亦不言有崇山
是唐以前諸志驪州澧陽兩處皆無崇山但佺期及羅
泌所引圖經固有之且佺期親至其地以目驗而知頗
爲有據其地與交趾東京祇隔一水宋元竝屬安南明
初嘗爲乂安府後復委之安南迤西接占城林邑疊障
連綿以當崇山固無不可此地本南交之境命羲仲猶
度南交放罪人何嫌太遠若澧陽崇山其說始于杜氏
別無他據岳州府志云在慈利縣南三百里大庸所城

東所屬永定衛故武陵充縣地也地理今釋云在今湖
廣永定衛西大庸所東戴震云今湖南澧州西一百六
十里爲慈利縣明設永定衛在縣西一百八十里今改
爲永定縣屬澧州故充縣城在慈利縣西二百四十里
然則府志言在縣南者誤也南當作西澧州舊屬岳州府此因
杜氏增演之未可信且象封有庳在道永二州間今爲

零陵縣澧陽反在其北千餘里得毋太近耶崇山究以

在驪州者爲是

韓季宣又以崇山在鄂州崇陽縣今屬湖北武昌府更嫌太近

徐期詩敘則崇山在唐之驪州今爲安南國地也安南國治交州即唐都護府治所其地東西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其北與雲南廣西接壤境內有越王城古安南都護府古交州愛州驪州漢州龍興府天

長府長安府等及馬援所立銅柱存焉但佳期詩敘云
來于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水缺缺藤花明昧合水與藤
花相對先生不應以合字
屬上句讀殆偶然筆誤與

蛾術編卷四十六終

蛾術編卷四十七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迺鶴壽參校
沈楸惠校刊

說地十一

禹貢冀州末節水道

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鄭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王云凡每州之下說諸治水者禹功主于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疏云梁州傳言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則入河逆上

爲還都白所治也每州下皆言浮水達河記禹還都之
道也王亦竝不言還都白帝皇甫謐僞孔傳不但與鄭
迥異卽與王亦不同矣治水何等大事其勞已甚舜之
舉禹委任必專乃必令其僕僕道塗每州輒還都白帝
乎水之無疑者可自專也偶遇大疑難必須君臣共商
者自可隨時還都何乃拘定九次入覲乎梁之險阻荆
揚之荒遠亦必還都若是之道長乎其說已不通矣乃
蔡傳云碣石池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地今
平州之南也冀州北方貢賦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
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閒故曰夾右也此下引程氏說略

謂冀北境遼濡溥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達
河此下又云碣石在河口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此
條其謬有二一碣石當河口一入河爲貢道也漢志河
入海在渤海章武今滄州也雖據漢時現行之道未見
必非禹迹碣石在今永平府禹河何能繞北千里至高
地入海邪鄭云由碣石西北行盡冀州境還從山東南
行入河則鄭不以碣石爲河入海之口明甚每州未水
道鄭云巡行觀地僞孔扞爲還都白帝亂經已極宋儒
又誤貢道一說算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各州貢賦皆
以達河爲至誠思三代以上諸侯分土而治各貢天子

豈如後世漕艘轉運舳舻千里者自此說興而每州必推求其入河之道異說紛紛矣滹沱易水皆入河乃云不與河通且云冀北之貢由碣石海運入河是何言與然貢道一說非翔于程蔡首翔者蘇氏軾也或云出自周諤諤字希聖閩尤溪人熙寧六年進士知新會縣著

孟子解義禮記說

鶴壽案偽孔傳卽王肅所造先生謂出自皇甫謐者以尚書後案用王傳

故也禹貢每州未節水道係是巡行州境並非還都白帝亦非貢道前已說過鄭注亦可疎通而明證之鄭云禹由碣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者碣石山在今直隸永

平府昌黎縣東南禹益從昌黎縣北行經盧龍縣遷安縣進化州西行經順天府之薊州平谷縣密雲縣懷柔

縣昌平州西行少北經宣化府之延慶州懷來縣宣化縣據安縣又西行少北經山西大同府之天鎮縣陽高

縣大同縣西行經朔平府之左雲縣右玉縣西行少南

經平魯縣又西行少南至寧武府之偏關縣此冀州之北境也鄭所謂盡冀州之境者盡其北境耳若徧巡其四境則自偏關縣而西即當入河而南行不必還從碣石山入河矣北山經云碣石之山又北水行五百里至于雁門之山山在今陽高縣西北遼外東去碣石一千三百餘里古人言北即兼西北山經所謂又北水行三百里蓋西北行也海內西經云雁門山在高柳北高柳古地名至漢以爲縣名故城在今陽高縣西北雁門山更在西北自雁門以東至昌黎自雁門以西至偏關禹必巡行之者凡所治州皆各巡其一面大約貢賦易定之處當治水時已有成見其一時未易定者則于治水既畢復巡行之冀州北境地近邊塞或賊或否當更酌定焉鄭云還從山東南行入河者禹時河入海處在碣石以東今之勃海自昌黎縣以南至山東登州府蓬萊縣以北千餘里西抵天津武定二府之東四百餘里皆平地耳故北山經云碣石之山絕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言東即兼南蓋東南流入逆河也禹治冀州既畢巡行之後將治沈州從碣石山東南行入河以達于沈也若論入河之水則在冀州東北境者虜沱河出今山西代州繁峙縣東北百二十里之秦戲山西南流逕縣南

代州南崞縣東又東南逕忻州北定襄縣東北代州五
 臺縣南平定州孟縣北直隸正定府平山縣北又東逕
 靈壽縣南正定縣北藁城縣北無極縣北此河之上流
 也下流今已遷徙若其故道則自無極縣而東又逕定
 州深澤縣南保定府東鹿縣北深州安平縣南深州北
 又東北逕饒陽縣西保定府博野縣東南高陽縣東河
 間府任邱縣北順天府大城縣西文安縣西北至東安
 縣東由與桑乾河合又東至天津府天津縣北入河漢
 時河已東徙故漢志云代郡南城縣葦沱河東至參戶
 入葦池別河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別河東至文安
 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若禹時別入海也今據
 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各條攷其源委如此其他分
 支別出則係後世之遺流爾易水出今易州西北易入
 瀋南易入冰班固曰涿郡故安縣閼鄉易水所出東至
 苑陽入瀋亦入涑又曰代郡廣昌
 縣涑水東南至容城入河是也

兖州末節水道

兖州浮于濟漯達于河漯當作濕鄭云地理志漯水出

東郡東武陽案前志東郡東武陽下云禹貢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續志但云東郡東武陽溼水出鄭與續志同也東武陽今曹州府朝城縣故城在今縣西水經注無溼水惟河水注云河水又東北逕委粟津河北卽東武陽縣也溼水出上承河水于武陽縣東南而北逕武陽新城東引水北注東北逕陽平縣之岡城西又北絕莘道城之西北又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東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又東北逕博平縣故城南右與黃溝同注川澤黃溝承聊城郭水自城東北出逕清

河城南又東北逕攝城北又東逕文鄉城北又東北出
高唐注溼水俗以是水上承于河亦謂之源河矣溼水
又東北逕瑗縣故城西又逕高唐縣故城東又東北逕
溼陰縣故城北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崔氏
城北又東北逕東朝陽縣故城南又東逕漢徵君伏生
墓南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東鄒城北又東
北逕建信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閒又東北
為馬常坑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枝流而入
于海以今輿地言之朝城莘縣堂邑聊城清平博平禹
城臨邑濟陽章邱鄒平齊東青城高苑諸州縣界中皆

古溼水所經也

鶴壽案溼說文解字溼水字應如

借激作溼而別深以爲水名非也但經史溼溼二字混

用已久不但史記夏本紀班氏地理志所引浮于涉濕

俱誤作溼漢功臣表有濕陰炭而地理志有濕沃縣溼

春傳則俱作溼陰矣水經注引漢千乘郡有濕沃縣溼

所經而地理志并作溼沃矣大阪曰溼河波當是舊址

今山東曹州府朝城縣南有大阪曰溼縣在今東昌府

依水經注所敘溼水源委言之東武陽縣在今東昌府

莘縣東南陽平縣今莘縣岡城在莘縣西南華道城在

莘縣西樂平縣即今堂邑縣地聊城縣地瑗縣地

清河縣即今清平縣地博平縣即今博平縣地瑗縣地

唐縣皆在今濟南府禹城縣境深陰縣即今臨邑縣地

著縣即今濟陽縣地東朝陽縣即今章邱縣地鄒平縣

印今鄒平縣地建信縣千乘縣皆在今青州府高苑縣

境自濟陽以下今爲大清河入海之道蓋即溼水下流

耳

河渠書云禹導河至大伾于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

水湍悍數爲敗迺廝二渠以引其河溝洫志同廝作醜
孟康云醜分也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卽河之
經流也

貝邱今山東清平縣在天津南此處河南折而稱北瀆者對濕在南稱北

其一則濕

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惟用濕耳鄴道元亦云二渠引
河一則濕川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时空故世俗名
是瀆爲王莽河也然王莽時河之北瀆已空固已若武
陽以下河濕仍自別行應劭謂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
則微涓絕流謂濕自高唐以東以河之消長爲盈涸非
謂河奪濕以入海也故道元又云河于濟濕之北別流
注海今所輟流者惟濕水耳然則濕入海處後魏時雖

已輟流故道尚存未嘗爲河所占況漢世乎孟康言未
可泥要之孟康言河徙惟用濕雖似小誤其以禹醜二
渠一爲濕川則與地理志及鄭注合此周漢古義不可
改也程大昌謂濕受河于武陽此漢河非禹河蔡沈急
取而登之集傳但云程氏亦不能明言濕河所在未詳
其地也自宋時河決濬滑東之商胡朝城流絕舊迹不
可復見惟指唐宋以後所行之大清河爲故濕小清河
爲故涕今日求禹迹誠有難者欲說禹貢自應以鄭注
漢志爲正如大昌說東武陽之濕非禹迹則司馬遷班
固鄭康成孟康皆非而大昌獨是邪元人陳師凱欲護

蔡傳乃云程意非指濕爲漢河蓋言濕所受河水乃漢以後所徙頓邱之河非禹時澶相以北之河也其濕水仍以東武陽爲是此說乃因程妄駁蔡妄採而圓其說其義亦尚可乃又云當河未徙之前濕受河處則又過武陽以北也近儒遂據師凱說爲定而云濕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始正師凱所謂在武陽以北也以水經注所敘濕水原委歷歷次之河水自宿胥口又東右逕滑臺城北在今滑縣西南又東北過黎陽縣南在今滑縣東北又東北逕涼城縣在今滑縣東北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在今清豐縣西境又東北爲長壽津河之故瀆出焉在涼城廢縣東北六十里河水又東逕

鐵邱南

在今開州西南

又東北逕濮陽縣北

開州西南二十里有濮陽故城又

東北逕衛國縣南

在今觀城縣西

又東逕鄆城縣北

今濮州東二十里有

野城故城

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

今范縣東南二十里有范縣故城

又東

北逕委粟津

寰宇記觀城縣東南六十七里有委粟城益與津相近

以上所敘皆

古濕水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從宿胥口東行濕川至

長壽津始與濕別其津以西濕水故道悉爲河所占而

上游較短矣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經高唐迨

漢成帝建始末河決館陶由東武陽絕漯水而東北至

高唐又絕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雖嘗塞治而故道猶

存王莽始建國三年復決于此莽爲元城冢墓計不隄

塞明帝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爲大河之經流自是委粟
津以東水故道又爲河所占上游益短矣濕水一出武
陽再出高唐據成帝後言之耳果如其說則是班固誤
以後世改流指爲禹所治濕水康成誤援以解禹貢孟
康誤注惟師凱爲可信矣攷水經注自河水東逕成皋
大伾山下敘至河水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宿
胥口在今滑縣西南滑臺城東北過黎陽縣南此鄭康成以爲
北過洛水者也固禹河也此下逕涼城縣伍子胥廟以
至長壽津在今滑縣東北六十餘里則云涼城到長壽河之故瀆出
焉卽引溝洫志二渠一爲濕川一爲北瀆王莽時空云

云然則酈道元亦以長壽津之西爲河不以爲濕故瀆
河徙而行其中也自此以下所敘直至于大陸播爲九
河皆是禹河然則長壽以西皆河水非濕水甚明而乃
因師凱說強指爲濕水不但輕蔑鄭注妄駁班志而且
深誣酈氏矣水經又敘河水又東北過衛國縣南又東
北過濮陽縣北注則歷言鐵邱濮陽縣衛國縣鄆城縣
范縣之秦亭西及委粟津其下繼以左會浮水故瀆又
敘浮水故瀆至東武陽縣入河此段亦皆是河不以爲
濕也直至東武陽縣浮水故瀆入河之下方接云又有
漯水出焉而班鄭等皆以此漯水受河爲禹所治蓋河

經流自是王莽河

此姑據史記鄭則云屯氏河詳導河

漂是河支流委粟

藏板

以下自是禹所疏濬故漢經師說如此河形多曲大徑

降水之下折而南再折而北以至大陸無不可者何得

強指委粟以上皆為濕水而駁班志以東武陽濕水出

禹治者為誤邪

鶴壽秦禹貢導河北高降水太史公謂所為二渠北載之高地過降水孟康謂

一為漂川一出貝邱鄉道元謂一則漂川今所流也一則北濟王莽時空故世名為王莽河降水出今河南衛輝府輝縣至濬縣入河即淇水也所為二渠載之高地實為治河上策凡二水並行一盛則一微宋元祐初蘇轍上疏云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澁既無東西皆急之歎安有兩河並行之理此格言也蓋上流宜合而不宜分合則流急而沙去分則流緩而沙停河欲東出故勅于其下流分漂川以殺其勢耳及周之衰王政不修木官失職諸侯各擅其山川以為己利于是樊陽下引河為鴻溝自是以後日漸穿通技津交絡宋鄭陳蔡

曹衛之郊無所不達至定王五年河逆南徙無他河水
之入鴻溝者多則經流遲貯不能衝刷泥沙故也宋史
河渠志又載元祐三年王存奏云自古唯有導河塞河
導河者順水執自高導令就下塞河者爲河堤決修塞
令入河身不閒幹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于是收回回
河詔書閣百詩謂此有不盡然者太史公不云載之高
地乎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又曰使
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杜佑曰西山
則太行也余因悟河行平地散漫無力唯一邊就西山
踵趾以爲岸又一邊築土爲堤高數丈許載河以行方
建瓴而下但折而向東北以至大陸復播爲九以趨于
勃碣賈策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陵正指此誰謂金陵
非禹作乎宋李垂尊河形勝書推禹故道其水執出大
任上陽太行之間上陽樂史謂即枉人山要之東則大
任上陽西則太行賈讓所奏無異治河者當識此變處
今案賈讓欲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入海西薄大山東
薄金陵執不能遠汎溢此卽厥爲二渠載之高地之說
也大河舊在滎縣城南一里其南岸卽滑縣河經其開
北曰黎陽津南曰白馬津自昔津濟之要今已變爲平
陸漢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隄唐元和八年河溢孤子

我行編

卷四十七

九

世楷堂

東汎滑距城十二里鄭滑帥薛平魏博帥田宏正共發卒鑿黎陽山東復入故濟開成三年河決浸滑州外城乾寧三年河漲將毀滑州朱全忠決爲二河夾城而東爲害滋甚石晉天福五年滑州河決九年又決侵汴曹單漢祐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漢乾祐元年河決滑州之魚池店周廣順一年河決滑州靈河諸處命王浚修塞之三年義成帥白重贊塞決河宋乾德四年滑州河決壞靈河大隄太平興國三年又決滑州之靈河八年又決滑州之韓村汎澶濮曹濟東南流至彭城入于淮九年又決滑州之房利大中祥符四年河決通利軍合御河壞州城田盧天禧三年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劾又潰于城西南岸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詔發丁夫塞治之四年河復決于天臺山天聖五年塞河成自是以後滑州之患大抵移于澶州矣所以然者地勢北高南下河至此本有欲出之勢既不分疏又不載之高地無怪其橫決也

鄭注以爲禹巡行州境則涕漯不必相通浮涕漯亦不

必入河唐高宗問許敬宗曰書稱浮于涕深今涕深斷不相屬何故對曰沈涕自温入河伏地南出爲榮澤又伏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涕不言合深者深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海也沈涕自温入河新唐書作今自深至温而入河誤案敬宗之言乃據唐時形勢以言涕深不能相通二水古或本通故經并言浮于涕深但紀載茫昧何由推得近儒謂疏云從深入涕自涕入河真不可解禹時涕深未爲河所隔斷枝津相通處或當有之亦必由涕入深由深入河安有反從深入涕者此駁亦是乃又宛轉推求因水經有四瀆津

在漢臨邑縣故城東北

在今在平縣東

河于此東分沛亦曰沛

受河自河入沛自沛入淮自淮達江故有四瀆之名且無論此河非禹大伾降水以下之河此江淮相通自是春秋末年事而生于元明以後孰爲沛孰爲濞已皆不可尋乃復據此遂謂酈氏時沛濞相隔故云河分沛又云沛受河在禹時則必是濞分沛或沛受濞遂指此爲禹時沛濞相通之道未免節外生枝

徐州末節水道

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河當作沂傳寫之譌自唐石經及各種注疏并史記漢書皆作河此節鄭馬注皆已又

無傳無疏于是蔡氏奮筆爲解云許慎曰汧水受陳畱
浚儀陰溝至蒙爲澠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
河者以澠至于泗也許慎又曰泗受泲水東入淮蓋泗
水至大野而合泲然則泗之上源自泲亦可以通河也
愚謂澠汧汧一也起自周衰三代盛時且無何況唐虞
蔡于沈州澠沮惑于郭璞已援許慎河澠混亂之至此
州淮泗達河茫不知其爲誤字復援河澠混亂之此經
每州末皆記禹巡行州境徐州南浮淮北浮泗又北達
潁則徧潁本澤名泲水所豬在今曹州府定陶縣東北
爲豫東北徐西北境導沈水之東至于潁主澤言卽豫

州之荷澤也此達于荷則自乘氏以至湖陵乃荷之支流也水經敘泗水源出魯卞縣北山敘至下流東南過下邳縣西又東南至淮陰入淮此禹浮淮達泗之道敘涕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東南流者至方與爲荷水荷水又東從湖陵入泗卽禹浮泗達河之道荷卽涕也達于荷則達于涕矣然鄭謂每州末水道指禹巡行州境則此州達于荷不必定達于涕也涕且不必達泗河乎自僞孔勑云還都宋儒又云貢道遂爲沈青徐揚四州水道前後相承總以入河爲歸宿無柰涕自陶邱以西禹時別無達河之道于是東坡蘇氏曲爲之說

曰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河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案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文穎注云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沛汝淮泗會卽今官渡是也魏武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漢楚分裂處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邪禹貢九州之水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理不應爾意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渠上下百餘里閒雖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

汴沂江而上振旅還都濟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泗
汴沂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于今又足以
見秦漢魏晉皆有此道非煬帝剏開也吳王夫差闕溝
通水與晉會于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無之故
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入淮之
道今直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言自海則鴻溝官渡汴
水之類自禹有之明矣黃氏公紹誤韻會辨之曰爲禹
迹今案說文荷字注引禹貢此文是則達于荷非達于
河也許慎所見蓋古文尚書後人傳寫例以上下文達
于河之句改荷爲河陸德明又以河音如字遂啓後人

之疑然其下復云說文作荷工可切則非河明矣如字之音誤也不然古淮泗于河既無可達之理又焉得指後代所引入者而蒙以禹之迹邪案黃氏駁蘇氏甚是今攷導水沛入于河南溢而爲滎而陶邱而荷而汶而海此禹時之沛潰發源注海者也抑所謂出河之沛不與河混者也史記河渠書禹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沛汝淮泗會此禹後代人于滎澤之北引河東南流故水經謂河水東過滎陽縣蒗蕩渠出焉者是亦引沛水分流漢志謂滎陽縣有狼湯渠首受沛東南流者此又自是之

後代有疏濬枝津別瀆不可勝數則鄭注所謂榮波河
涕往復逕通者也史記明言自是之後則非禹迹可知
夫曰鴻溝曰官渡曰蕩蕩一也曰泌曰汜曰澠曰汴一
也二者皆由淮泗入河蓋淮與泗相連淮可以入泗自
泗而往乃有兩道或由澠以達河澠出于河而入于泗
者也或由涕以達河涕出于河而合于泗者也蘇氏所
引二條一見晉書王濬傳杜預與書云云此由淮而泗
由泗而汴由汴而河西道也一高帝紀文穎注本出河
渠書溝洫志同云云此由淮而泗由泗而涕由涕而河
東道也雖本一道而自分東西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

之地南有鴻溝則東道戰國前有之宣公十二年晉楚
之戰楚軍于邲邲卽汜水爾雅水自河出爲澨澨本汜
水則西道春秋爾雅前有之然皆非禹時所有也莫不
善于鄜注曰大禹塞滎澤滎澤莽時方枯豈禹塞乎又
曰昔禹塞其淫水而于滎陽下引河滎陽河非禹引而
謂禹時已有乎據河渠書自是之後四字則淮泗達河
斷非禹迹矣蔡氏引許慎汜水受陳畱浚儀陰溝至蒙
爲澨東入于泗而謂淮泗之達河以澨至于泗也案水
經陰溝出滾蕩渠東南至下任入淮陰溝卽汜澨汴據
水經則入淮不入泗而說文言入泗者淮通泗泗通汴

故言入淮可言入泗亦可此卽西道起于周代說文何嘗指爲禹迹胡先生渭據閻若璩說痛駁蘇蔡但因礙于貢道之說謂由涕達河莫知其所經終無以破千古之疑是當由涕濞之閒求之蓋沈青徐揚皆由涕入濞以達河而宋儒誤謂涕濞無相通之處則浮涕者沂陶邱而西且北勢不得不出于滎陽此蘇氏之論所以易惑人也誠知沈州所謂浮于涕者乃至荷會汶之涕而非陶邱滎澤之涕則涕之所以通河者濞也非鴻溝官渡汴水也徐州貢道自當作達于荷矣愚謂沈州未并言浮于涕濞則禹時二水或可相通但數千載前旣無

確據何由推得胡先生于兗州未誤據酈注四瀆津一條爲涕源通處于徐州未卽援以爲據是以已之謬證其謬也蔡氏又引許慎泗受涕水東入淮遂言泗水至大野而合涕則泗之上源自涕亦可以通河案許氏以荷爲涕蔡氏不知而謬據其說乃妄謂泗從大野合涕將謂徐州貢物逕從泗水揚帆而絕大野以入涕邪何承天雖有大野通泗連涕之文不過以荷泗合流名黃水口而黃水亦通鉅野故耳豈得遂作通行道邪其下忽接以泗之上源通河則又是鴻溝爲禹迹之謬說與大野何關數語之內自相違反其誤不可勝言

鶴壽案
漢地理

志云濟陰郡定陶縣禹貢河澤在定陶東河澤在今山東曹州府濟澤縣東南三十里此豫州水也禹貢導沔水又東會于河亦指此地理志又云山陽郡湖陵縣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河河水在南北徐州水也尚書梅賾本作河後人誤以此爲貢道今案湖陵故城在今濟寧州魚臺縣東南六十里河水安得至此班固不但言河水在南而必舉禹貢文者明其非豫州之河澤反導沔水之會于河也水經沛水篇云沛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其一水東南流過乘氏縣南又東過昌邑縣北又東過金鄉縣南又東過東緡縣北又東過方與縣北爲河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于泗此卽禹巡行州境泗達河之道以其爲河澤之支流故謂之河水也乘氏在今曹州府鉅野縣西南五十里昌邑在今濟寧州金鄉縣西四十里金鄉後漢分昌邑縣置在今濟寧州西南一百里東臨在今金鄉縣東北二十里方與在今魚臺縣北湖陸卽湖陵王莽改曰湖陸以上諸縣皆巡行徐州時所經也若鴻溝之開始于徐偃王張華博物志錄著作令史茅溫送劉成國徐州地理志云徐偃王之異徐君宮人塚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之水濱孤獨母有犬名曰鵠倉獵于水側

得棄卯銜以歸孤獨毋覆燹之遂成兒生時偃故以爲
名徐君宮中間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偃王
治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
矢以得天瑞遂因名爲號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服從
者三十六國周王聞之遣使至楚令伐之偃王愛民不
闢遂爲楚敗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者萬數
因名其山爲徐山山上立石室廟有神靈民人請禱焉
據此如鴻溝爲徐偃王所開鄭道元于水經濟水注已
引之矣而乃謂禹于萊陽下引河不亦謬乎

揚州末節水道

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鄭云沿順水行也傳云順流
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案據揚州沿
江海可見是巡行州境非還都白帝矣不然荆可陸行
逾洛梁可陸行逾沔揚亦可浮江而陸行以逾淮禹陸

載車泥蹈堯豈憚此二三百里陸路之勞必貪舟行之
逸遠從大海而逆上邪蓋必順水而行沿江入海自海
南行施功震澤禹時不但江淮未通卽朱方江口入吳
之道亦未有

見十七
史商榷

故必于沿江入海之後再自海入

淮自淮入泗然後巡行州境徧也禹之所以如此取道
其意本爲徧巡州境非爲邗溝未開江淮未通之故然
通江淮之迹亦不可不攷哀九年吳穿邗溝通江淮以
爲運糧之道至十三年會晉黃池國語稱其沿江沂淮
仍是沿江入海自海入淮因邗溝但通糧道未勝戰艦

故也

國語又稱夫差爲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浙西屬
沛以會晉商卽宋入淮雖由海及至淮上則又別

爲開鑿罷民力至此宜其亡乃蘇氏載林氏之奇以九年溝通江淮十三年闕溝深水冥合爲一事案此一自

江入淮一自淮入沂入中本

二役亦二地王氏應麟辨之孟子排淮泗注之江朱子

謂其但取字數足以對偶非水路之實不必強說因力辨沈括據李翱南來錄強說淮泗入江爲禹迹之謬鄭樵以孟子誤將夫差所通爲禹迹其謬更不必言直至隋大業中大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三百餘里濶四十步可通龍舟而後淮始達江孟子言至此乃驗以上所敘通江淮始末闕先生若璩胡先生渭爲詳著之予復申之而此道之非禹迹乃明禹所以必沿江入海自海入淮之故亦明但胡先生仍

用貢道之說謂禹欲揚州貢物具舟悉運至都遂曲意

揣測當日貢舟必自今日之常熟縣北大江順流下至

太倉州北七鴉浦入海東北經通州東又北經如皋興

化鹽城山陽縣東西入淮口沂流上歷安東縣南山陽

縣北又西至清河縣西南之清口入泗

清口本名泗口今其道爲黃河

所奪此所謂沿于江海達于淮泗也然後由泗入沂由沂

入沛由沛入溧由溧入河果如此則迂回汎海幾及千

里元人海運禹貢先爲作俑也且鄭以沿爲順水行傳

云順流而下如胡先生說于江順流只數十里于海皆

沂流逆流恐未可名爲沿也

職壽案全謝山經史問答曰史記河渠書稱于楚東

方則通溝江淮之閒是乃吳事何以屬楚曰水經注漢水篇觀水合泚水漁水篇漁水亦合泚水而泚水篇泚水合堵水又合觀水漁水以入淮是皆淮之屬也乃泚水篇泚水又合也蓋南陽之地淮漢並行其水已有互相出入者皆在新野義陽一帶江淮未會而淮漢已通非楚人通之而推今案觀水漁水等篇並無其文全氏不知從何處拾來

通雅編卷四十七終